

读者

丛书

DUZHE CONGSHU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若时光倒流，
我依然如初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读者

丛书

DUZHE CONGSHU

中国文化读本

若时光倒流，我依然如初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若时光倒流，我依然如初 /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. --
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20.4
（读者丛书·中国文化读本）
ISBN 978-7-226-05545-8

I. ①若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47978号

总策划：马永强 李树军
项目统筹：李树军 党晨飞
策划编辑：党晨飞
责任编辑：肖林霞
封面设计：久品轩

若时光倒流，我依然如初

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
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~10 000

ISBN 978-7-226-05545-8 定价：32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杏树下 / 路 遥
- 007 一个和 10 万个地球 / 刘慈欣
- 010 父亲 / 王 蒙
- 014 一个人的文字迷宫 / 麦 家
- 018 夏天的一条街道 / 苏 童
- 021 大自然的诗篇 / 张 炜
- 024 生活的美就在于从容不迫 / 蒋 勋
- 028 父子书 / 赵 松
- 032 不愿妻子荒睡一晚 / 刘亮程
- 035 人生中最难的事 / 韩松落
- 038 大国医者 / 俞佳铖
- 044 匠心躬耕在沙漠 / 李 婕
- 049 特楼芳华 / 孙文晔
- 058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/ 袁隆平
- 061 家的味道 / 尤 今
- 065 尊重他人的脆弱 / 王开林
- 068 在任何一种生活里都能找到幸福 / 金 星
- 071 把生活变成诗歌 / 朱成玉
- 073 道德从何处来 / 白岩松

- 077 一张安稳的睡床 / 秦珍子
- 080 赚钱以外的功夫 / 冯 仑
- 084 第一个到哈佛教书的中国人 / 吴 俊
- 089 一个都不许死 / 杨铁心
- 093 失楼台 / 王鼎钧
- 097 寻迹红旗渠 / 杨震林
- 101 袁隆平：科学着 农民着 / 马 磊
- 108 台湾老兵的故事 / 于 秀
- 115 我的“节日” / 童庆炳
- 120 薄暮中的刀锋 / 凸 凹
- 124 一生只做一件事 / 池 莉
- 127 最后的麦穗 / 刘志坚
- 129 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/ 赵晓兰
- 135 德国制造如何造出众多“世界一流” / 李月庆
- 140 匠人真正的秘密 / 木 多
- 143 技艺的心 / 王迩淞
- 147 褚橙你也学不会 / 黄铁鹰
- 153 日本人的匠人气质 / 唐辛子
- 157 毬子里的铜钱 / 琦摇君
- 159 经济危机中的父亲 / 朝露慕溪
- 164 危机爆发之时 / 曹德旺
- 167 为什么不说实话 / 梁实秋
- 169 温暖的羊皮手套 / 詹谷丰
- 173 练摊儿 / 梁晓声

- 177 等待那只手 / 巩高峰
- 180 充满爱心的谎言 / 李家同
- 184 信使 / 刘慈欣
- 191 只知唐伯虎，不知王阳明 / 关山远
- 195 摆渡 / 林天宏
- 200 唯一的依凭 / 余秋雨
- 203 路过你人生的朋友 / 王晓宇
- 206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/ 杨国华
- 209 只有你跟我玩 / 蒋雯丽
- 213 谢谢你借给我一冬的温暖 / 叶十朋
- 218 造心 / 毕淑敏
- 221 心有多净，世界就有多净 / 林楚方
- 223 朋友 / 刘汉俊
- 227 眼睛里有沙粒就会流泪 / 古 龙
- 231 我们这一代人的友谊 / 肖复兴
- 235 送行 / 梁实秋
-
- 238 致谢

四月，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。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，羞怯地望着这个似曾相识的中年人。

他站在这杏树下，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，满含深情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。故乡山野的风夹带着春天的温暖，轻轻抚摩着他夹杂着几根银丝的乱发，抚摩着他的脸颊，抚摩着他的心。

“杏树，你应该认识我。尽管我们分别了许多年，但我从来没有忘记你。当我在别处看到杨树、柳树、松树……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你，杏树；想起了她，小萍；想起了我们小时候。不过，那时你很小，我们也很小……”

是的，他那时才十一岁，在村里的小学上三年级。她也只有十四岁，因为上学晚，念四年级。

本来他们并不相识——一家在村东，一家在村西，村子太大，平时谁也见不着谁。虽说同住一村，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。就是上了学，分处

两个年级不说，她比他大，还是个女生，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。在这个年龄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界限分明，他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天地里，互不交往，互不侵犯。

但是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他和小萍这样生疏，不仅仅是出于这些原因。那时，学校也有全体一起进行的活动和游戏，不分年级，不分大小，不分男女……他和她的这种生疏还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决定的。那时他家五六口人，就父亲一个人劳动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不用说，他是学校里穿戴最破烂的学生。可小萍呢，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，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，家里就她一个宝贝疙瘩。她经常穿戴得像一个小公主，无疑是全校看起来最高贵的学生。

他们是两个极端。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，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。因此他总刻意躲避那些穿戴体面的同学，尤其是躲避小萍。在他看来，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。其他人也躲着他，就是那些家境不怎么好的同学也尽量不与他为伍，以便证明自己高他一等。他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……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，特别是孩子的孤独。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，以寻求安慰；而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当外界和他之间有隔膜的时候，心灵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碱水了。

可是，就在那天，就在这棵杏树下，发生了那样的事……他清楚地记得，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，春风就像今天一样抚摩着他粗糙的小脸蛋，抚摩着他忧伤的心。他靠在这棵杏树的树干上，看同学们玩“找朋友”的游戏。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，老师带着全校学生，来到山野里，尽情地玩呀，唱呀，跳呀，喊呀……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，可是他脊背靠在这树干上一下也不敢动。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玩。他也无法说出自己不去玩的原因。

老师走过来，惊讶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去玩呢？”

“我……肚子疼。”

“疼得厉害吗？”

“不，不厉害……”

“那你现在回家去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等一会儿再回……”

他此刻不能离开，只能脊背紧贴树干站着。这棵杏树对他来说像救命恩人。

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，他还是那样站着。

集合的哨声响了，同学们排成四路纵队。他仍然没动。

老师又走过来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老师发火了：“你为什么还站着？”

他无话可答。

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他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

“你回不回？”老师生气地问。

“我现在不回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老师无奈地对队伍中的王小萍说：“王小萍，你留下，一会儿把他带回来……”

小萍是高年级学生，又很体面，也懂事，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“工作”。

此刻，杏树下，只剩下他和她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他不敢看她，也不回答。

她走近他，大胆地用手在他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，看是不是发烧了。

他感到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，扭过头，不看她，说：“我没病。”

“你不是说肚子疼？”

“不疼。”

“那怎么啦？有什么你给我说，好吗？”她的口气像一个大姐姐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你不能给别人说。”

“我肯定不说。”

“要是说了呢？”

“那我就是小狗。”

“我的裤子……破了。”

“哪儿破了？”

“在后边……”

“唉，我说你怎么不玩呢！让我看看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怕什么哩！我带了针线，我给你缝。”

“不。”

她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，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。他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他打针一样。

“转过来！”她命令道。

他不动。她走过来，用手使劲把他掀转身。他一下子伏在杏树上哭了。

小萍一句话也不说，开始给他缝破了的裤子。针时不时扎在他的屁股蛋上，他疼得喊叫起来，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，说：“快好了……”

鼓捣了很长时间，她终于缝完了。她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，说：“毛杏子最好吃了，酸酸的……现在咱们回学校吧？”

“我先不回去，你先走吧……”

她冲他笑了笑，就走了。走出不远，她又回过头叮咛：“你快点回来！”

她走了，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。

他抬起头，望了望绿叶间那一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。尽管不太会爬树，

他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。他勉强爬上去，刚摘了一颗杏子，就因没站稳，一下子从树上摔了下来。

他跌坐在地上，听见屁股后面“哧”的一声。天啊，刚刚缝好的裤子又一次破了！泪水再一次盈满他的双眼。这次使他伤心的是，他无法把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。正是为了报答她，他才冒险上树的。现在总算摘到一颗杏子，但付出了裤子再一次被扯破的代价……他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。于是他硬着头皮从山上下来，来到学校门前的小河边。他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，不敢走上前去。

这时，小萍走出教室倒垃圾。她看见了他，喊：“你快回来！”

他没动。

她站了一会儿，看他这样子，就从校门口的小路上走了下来。

她站在他面前，问：“你怎么不回去？”

“给！”他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。尽管这杏子已被他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，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，扔进自己的嘴巴里。她一边吃，一边说：“真好吃，酸酸的……咱们回……”

“我要回家啦……”

“现在还没放学呢！”

“我的裤子又破了……”他说完，掉转头就跑，并且没忘记用一只手遮住他不幸的屁股蛋……

从那以后，他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“不协调”的友谊——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苦人家孩子的友谊。

一年以后，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。不是她一个人，而是全家都搬走了。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，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。

从此，他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多少年过去，如今他站在这杏树下，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，两颗泪珠不知不觉地从眼角滑了出来——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，为了那又酸

又甜的回忆，他微笑着哭了。此刻，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、稚气的歌唱：找呀，找呀，找朋友。

他用手绢擦了擦眼泪，然后像小时候一样，笨拙地攀上这棵杏树。

他摘了一颗青杏，又从树上跳下来。他把这杏子扔进嘴里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，然后便告别了杏树，走下山去。

四月的风轻轻抚摩着他夹杂着几根银丝的乱发，抚摩着他留有泪痕的脸颊，抚摩着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……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19年第12期）

如果把人类文明的整体看作一个婴儿，那也是一个早产儿。文明的发展速度远快于自然进化，人类实际上是用原始人的大脑和身体进入现代文明的。那就有一个可怕的问题：如果没有外界照顾，人类文明这个婴儿是否将永远无力走出自己的摇篮？

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被当作黄金时代——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仅 3 年多时间，第一名字航员进入太空；其后仅 8 年多时间，人类就登上了月球。但很快，阿波罗登月计划因资金中断，取消了剩下的飞行。之后，人类的太空探索就像一块在地球重力场中抛起的石头，达到顶点短暂停留后急剧下坠。阿波罗 17 号最后一次登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其后，人类太空事业的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，太空探索的目光由星空转向地面。阿波罗 17 号之前的太空飞行是人类走出摇篮的努力，之后则是为了在摇篮中过得更舒适。太空事业被纳入经济轨道——产出必须大于投入，开拓的豪情代

之以商人的精明，人类心中的翅膀折断了。

回头看看，人类真的想要走出摇篮吗？20世纪中叶的太空探索热潮，背后的驱动力是冷战，是对竞争对手的恐惧和超越的愿望，是一种显示力量的政治广告——人类其实从来没有真心把太空当作未来的家园。

人类文明要想在人为或自然的环境变化中长期生存，只能把环境保护由被动变为主动，整体性地调整和改变地球环境。比如为缓解温室效应，人们提出了多种方案，包括在海洋上建立大量巨型太阳能蒸发站，把海水蒸发后喷入高空，增加云量；在太阳和地球间的拉格朗日点，给地球建造一面巨大的遮阳伞。这些工程无一不是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，其规模之大，如上帝的手笔，所涉及的技术，都是在科幻作品中才有的超级技术，其难度远大于太阳系内的星际航行。

除了技术上的难度，从经济层面上看，环境保护与太空开发十分相似：都需要投入巨量资金，初期都没有明显的经济回报。但人类对环保的投入与对太空的开发相比，大不成比例。以中国为例，“十二五”规划中计划投入环境保护的资金为3万多亿元人民币，但对太空探索，只计划投入300亿元左右。其他国家也差不多。

太阳系中有着巨量资源，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资源，从水到金属再到核聚变燃料，应有尽有。按地球最终养活1000亿人口计算，整个太阳系的资源总量可以养活10万个地球的人口。

现在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：人类放弃了太空中的10万个地球，只打算在一个地球上生存，而生存手段还是环保，是一项与太空开拓同样艰巨、冒险的事业。

同环保一样，太空开发与技术进步是互动关系，太空开发会促进技术进步。在阿波罗工程之前，美国并不具备登月的技术，相当一部分技术是在工程进行中开发的。核裂变技术在地球上已成为现实，实现太空核推进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；可控核聚变虽还未实现，但只存在技术障碍，而不是理

论障碍。

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：40多年前，登月飞船上的导航和控制计算机，其功能只相当于苹果4代手机的1‰。

太空开拓与过去的大航海时代相似，都是远航到一个未知领域，为了人类的生存空间，开拓一片新的天地。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哥伦布的航行在当时得到了西班牙伊莎贝拉一世女王的支持，但女王自己也供不起这支船队。据说她把自己的首饰都典当了，资助哥伦布远航。事实证明，这是最明智的一笔投资，以至于有人说世界历史从1500年开始，因为那时候人们才知道整个世界的全貌。

现在，人类正处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前夜。现在我们比哥伦布有优势，因为哥伦布看不见他要找的新大陆，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很多天还没见到陆地，那时候他内心肯定充满了犹豫、彷徨。而我们要探测的新世界，抬头就能看到，但现在没人来出这笔钱。

也许，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，就像人类的个体婴儿一样，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，真的永远无法走出摇篮。

但从宇宙角度看，地球文明是没有父母的，人类是宇宙的孤儿，我们真的要好自为之了。

（摘自《知识窗》2019年第4期）

我父亲王锦第，字少峰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他在北大上学时的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。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，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，《茶花女》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“阿蒙”，何先生的命名是“王阿蒙”，父亲认为阿猫、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，去“阿”存“蒙”，乃有现名。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“洒”，出自达·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（洒）》。

北大毕业后，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，三年后毕业。回国后，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。时间不长，但是他很“高级”了一段，那时候的“职高”校长，比现在的强老鼻子啦。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（实原名大墙缝）一套两进院落的房子，安装了卫生设备，曾邀请中德学会的同事、友人、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来住。父亲有一个管家，姓程，办事麻利清晰。那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。父亲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

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，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，有几分神气。

这是仅有的一小段“黄金”时代，童年的我也知道了去北海公园，吃小窝头、芸豆卷、豌豆黄。傅吾康叔叔曾经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去北海公园，我有记忆。我也有旧日的什刹海的记忆，为了消夏，商家在水上搭起了棚子，卖莲子粥、肉末儿烧饼、油酥饼、荷叶粥。四面都是荷花、荷叶的气味。什刹海的夏季摊档，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每晚的点灯，那时的发电大概没有后来那么方便，摊主都是用煤气灯。天色黄昏，工人站在梯子上给大玻璃罩的汽灯打气，一经点燃，亮得耀眼。

父亲大高个儿，国字脸，阔下巴，风度翩翩。他说话南腔北调，可能是想说点显阅历、显学问的官话，至少是不想说家乡土话，又没有说成普通话。他喜欢交谈，但谈话思路散漫，常常不知所云。他热爱新文化，崇拜欧美，喜欢与外国人结交。他惠我甚多的，一个是反复教育我们不得驼背，只要一发现孩子们略有含胸状，他立即痛心疾首地大发宏论，一直牵扯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。一个是提倡洗澡，他提倡每天至少洗一次，最好是洗两次澡。直到我成年以后，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邀我们，包括我的孩子们，他的第三代，到公共浴池洗浴。第三则是他对于体育的敬神式的虔诚崇拜，只要一说我游泳了、爬山了、跑步了，他就快乐得浑身颤动。他的这些提倡虽然常常脱离我们的现实条件而受到嘲笑抨击，但仍然产生了影响，使我等始终认定挺胸、洗澡、体育不但是有益卫生的好事，而且是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一项标志。

父亲对我们进行了吃餐馆 ABC 的熏陶。尤其是西餐。他教我们怎样点菜，怎样用刀叉，怎样喝汤，怎样放置餐具表示已经吃毕或是尚未吃好。他常常讲吃中餐一定要多聚几个人，点菜容易搭配，反而省钱。而对西餐吃得正规的人，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并对吃饭不认真的、没有样儿的，如蹲着吃、歪着身子吃、趴着吃、看着报纸吃的，疾恶如仇。